

聽

陳義芝

那一片洶湧而來的鐘聲

——叩訪洛夫詩境的泉源

詩人的心靈世界深邃奧妙，往往苦峯上藏生奇葩，斷澗底驚見桃源，個中之幽情與奇境，很難為「一般」讀者所感知，特別像洛夫這樣一位肯認寫詩是爲了「探討人類靈魂與命運」的詩人。

他不以「社會性」取悅大眾，更不以平淺易讀爭一時之寵。然則，他的詩耐得住時間考驗，經得起再三咀嚼。

二十餘年來，評析洛夫詩作的文章，雖已多達三十餘萬言，但寫作之人，或爲讀者或爲評論家，眼光

不同，角度不一，多有忖度臆測或武斷的論點，未能將洛夫創作發展之脈絡及各種內景心象，直接坦露出來。

爲了確切尋得他詩中隱伏的「真實事物」，我們認爲，最好的方式是——請詩人自己來談。

六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晚上，蓮開五葉的吊燈，亮在莊敬路洛夫寓所三樓的客廳裏。

牆角那盆青綠的紫藤，蹣手蹣腳的攀在四圍潔白

的壁頂上。

風輕輕地吹着彈簧紗門，一開一闔，不時逗弄出連串細脆的鈴聲。

從最近一次「談詩小聚」的活動，開始聊起。談過生活近況後，很自然地就進入了訪問的正題。

洛夫寫詩，大部份是在晚上，等家人睡着以後。「有時候，喝點酒，微醺的狀態，腦子似乎特別靈活。」他說，「九歌」那一輯詩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成的。

民國五十四年至六十一年期間，他住內湖。五十六年十一月，從西貢軍事顧問團服務兩年後返國。這時工作輕鬆，生活安適，心境也漸趨寧靜，每天下午，經常一個人跑到內湖山上去玩，有時冒着小雨，有時浴着夕陽。金龍禪寺是常去的地方，靠在樹上看書，或乾脆躺在大石塊上看雲從頭上飄過。「蟬噪林愈靜，鳥鳴山更幽」，偶有所感，便立刻用筆記下，回家後再將這些零碎的意象組合成詩。

「隨雨聲入山而不見雨」、「金龍禪寺」、「有鳥飛過」、「某小鎮」等都是這類水墨畫式短詩的代表，

表，洛夫表露出一片和諧忘機的心意，那份不沾不滯的純真，不讓王維專美於前。

其中「有鳥飛過」，表現的不是時間之愁緒，而竟是當時他那種淡散安適的懷抱——真真實實的生活寫照：

香煙攤老李的二胡
把我們的巷子
拉成一縷長長的濕髮
院子的門關著
香片隨著心事 向
杯底沉落
茶几上
煙灰無非是既白且冷
無非是春去秋來
你能不能為我
在藤椅中的千種匍姿
各起一個名字？

晚報扔在臉上

睡眼中

有

鳥

飛過

「這首詩確是我當時生活的寫實，寫作的時間是盛夏的七月。下班回家，寬衣後泡了一杯茶，躺在院子裏的一張藤椅上乘涼，漸漸睡意朦朧，打起瞌睡來，這時院子牆外扔過來一份晚報，落在我的臉上，驟然驚醒，睜開眼，正看到一隻歸鳥，從頭上掠過，投入蒼茫的暮色中。」洛夫的口才，不算很好，但點支煙，在裊裊的煙圈裏，聽他談往事，不疾不緩，清晰有致，倒也是一大樂事。捺熄燃盡的煙頭後，他換了個坐姿，接着說：

「這首詩的靈感，實際上只是由一份隔牆扔過來的晚報所觸發，但在詩中，這份晚報好像原在我的手中，因瞌睡而自己把它蓋在臉上。這一類的詩，純然是一種心境的投射，結構與意象都很簡單，靈感一來，遂爾成篇。好處就在它與讀者保持一個很適切的距

離，具有相當的透明度，而詩中視境的呈現不受時空的限制。」

他一向認為「詩是戴着意象花朵的思想」，因此自「石室之死亡」以來，絕大部份作品都在表達某一觀念，乃思想意識久經蘊釀後成熟的產物。

多年前，美國流行裸奔，曾擴及歐洲、日本，後為保守人士輿論所不容。洛夫說：

「美國人的裸奔是否為了出鋒頭，故作驚世駭俗之狀，或為了反抗現代文明與既成社會制度，而以裸奔作為他們皈依自然的一種象徵，我不得而知，但這種事却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哲學上的啓示。」

——人是什麼？他最終的目的為何？

——人為何要忍受衆多的悲苦？

——如何才能使人從悲苦中解脫出來？

洛夫不斷地追問自己。「裸奔」一詩之思想胚胎因而成形。他說：「外表看來，我們的肉身固如奔馳不息的激流、絢爛一時的花朵，是受苦之身；但就內部而言，人的情感、慾念，都是構成大患的因素，這兩者都很難使我們的精神獲得安頓。」

他所謂的裸，不但要捨棄肉身，捨棄世俗之物，更要摒除情緒與慾念，然後把完全赤裸的自己融化為自然界一切的事物——

山一般裸著松一般
水一般裸著魚一般
風一般裸著煙一般
星一般裸著夜一般
霧一般裸著仙一般
臉一般裸著淚一般

「這首詩寫於民國六十三年五月，發表於中外文學詩專號。」那一期詩專號由詩人余光中主編，強調「現代詩的再生」，倡導一種新的風格和表現形式。洛夫毫不隱諱地說：「似乎有點要革現代詩的命的意味，當時我有反感，所以余光中再次催稿時，我告訴他，如三天內收不到我的稿，即不必等我。到了第二天下午，詩仍未到筆下，我即寫下一封限時信給余光中，請他不必等我了。投郵時正下着小雨，我冒雨跑向郵局，頭髮衣服都已淋濕，這時靈感驟至，半途折

回，提起筆來就寫，一氣呵成，兩個小時即完成初稿，晚飯後即寄出。

「裸奔」的語言和結構簡單明暢。全詩六十七行共分三節。第一節寫詩人心中「人」的定義和形象。第二節寫「裸」，從捨棄衣服、鞋子、床鋪、書籍、信件……等，到摒除一切情緒慾念，然後將自我融入自然中的萬物。第三節寫「奔」，只有兩句：

他狂奔

向一片洶湧而來的鐘聲……

他奔向的目的為何？詩人說：我不知道。事實上誰也無法說出人的歸宿為何，這片「洶湧而來的鐘聲」，只是一種暗示，一種使人驚醒的棒喝罷了。

洛夫，湖南衡陽人。政府播遷來臺時，剛剛弱冠成年，孑然一身，頗有大海孤帆的飄泊意識。對於人類文化的失落，與因戰爭而帶來的挫敗感，他反映出的心態不是迷惘而是憤怒及不安。

在「石室之死亡」自序中，他一開始就說：「攬

鏡自照，我們所見到的不是現代人的影像，而是現代人殘酷的命運，寫詩即是對付這殘酷命運的一種報復手段。」

——所以當時的您，在文學思想上具有叛逆性？

「事實上，我是一個迫切追求者。」他答道：「我追求人的真性，追求自我存在的力量，追求生命的超越，追求藝術的純粹性和創造性。我把自己塑成一種孤傲不羣、目空一切，固執如一塊峯頂上既冷且硬的頑石。」——

灼熱

鐵器撞擊而生警句

在我金屬的體內

窮然而鳴，無人辨識的高音

越過絕壁

一顆驚人的星辰飛起

千年的冷與熱

凝固成決不容許任何腐類棲息的

前額。莽莽荒原上

我已吃掉一大片天空

這是「魔歌」詩集壓卷之作「巨石之變」第一節的詩句，很能印證詩人那時的心理反應。

「近幾年，我們詩壇出現一種泛社會性的文學趨向，在風格上要求大衆化、通俗化，造成部份詩人只顧現實性、社會性而忽略藝術性的不良現象。」他說，「這和我個人之思想與語言風格截然不同，發生了強烈的衝突。」

「我不相信世上有一種絕對的專橫的美學觀念，近十年來，在詩的風格上，我更注重對實際人生的觀照，對一切都保持彈性的態度。」

「巨石之變」就表現出洛夫文學思想發展的過程。當他遭受旁人尖刻無情的批評與責難時，他曾毫不妥協地以自己的詩予以反駁——

你們說絕對

我選擇了可能

你們說無疑

我選擇了未知

你們爭相批駁我

以一柄顛悖的鑿子

這不就結了

你們有千種專橫我有千種冷

菓子會不會死於它的甘美？

花瓣兀自舒放，且作多種曖昧的微笑

——誘發這首詩的創作衝突是……。

「一年前遊山的經驗。」說着就沈思起來，「我搬到這裏（按：三張犁姆指山脚下），有個時期，經常獨自去爬山。那時，建築商大興土木，計劃在山頂蓋別墅，山上正在炸石開路，常見十餘丈見方的巨石被炸得四分五裂。有一天，黃昏，我一個人站在山頂，面對落日餘暉，手掌撫着傷痕累累的石頭，仰首看到一隻老鷹在暮色中盤旋，內心頓然生出『前不見古

人，後不見來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』的感嘆，同時一個『被炸醒』的暗喻進入腦子裏。於是在詩中我把它發展成以下四句：

閃電，乃偉大死亡的暗喻

爆炸中我開始甦醒，開始驚覺

竟無一事物使我滿足

我必須重新溶入一切事物之中

這首詩的最後一節是這樣的（節錄）：

萬古長空，我形而上地潛伏

一朝風月，我形而下地騷動

體內的火胎久已成形

我在血中苦待一種慘痛的蛻變

洛夫說明創作當時的感觸——

「我的個性較為剛烈，常以『石頭』自喻，由這首詩分析看來，我表面雖頑強固執像一塊石頭，但又時時期待着內部的變化。所以我說『體內的火胎久已成形，我在血中苦待一種慘痛的蛻變』。但石頭又可

能變成什麼呢？石頭永遠是石頭，不可能長出翅膀御風飛去，那就接受既定的命運吧。薛西弗斯曾把一塊石頭推上山頂而後又任其滾下，這暗示了人生努力的徒勞，但身爲一塊石頭，最壞的命運是被砸碎爲粉末，這不也很好嗎？它又恢復到最初的生命形態了。」

一個「但」字是一處轉折。他企圖在短短的一段話中，將自己繁雜的思維表露無遺。

任何人讀洛夫的詩，必生出「有深度」「很够味」的感受，聽他談自己的詩，又何嘗不是呢？

他講話時，很少抽煙，儘管指間夾着一支，也只在說到感慨處，才大大地吸它一口。

「詩人並不比任何人高超，在萬事萬物中，詩人只是其中之一，所不同的是他能在詩中以有限暗示無限，以小我暗示大我。」在「魔歌」自序中，他說：「作爲一個詩人，我必須意識到太陽的溫熱也就是我血液的溫熱；冰雪的寒冷也就是我肌膚的寒冷；我隨雲絮而遨遊八荒；海洋因我的激動而咆哮；我一揮手，羣山奔走；我一歌唱，一株果樹在風中受孕；葉落花墜，我的肢體也碎裂成片；我可以看到『山鳥通過

一幅畫而溶入自然的本身』，我可以聽到樹中年輪旋轉的聲音……。」

「這就是近年來，我心中孕育的詩觀。」洛夫自稱這是「與物同一論」。

說得更淺顯一點——

「當你想寫一條河的時候，首先你在意念上必須自己變成一條河，想寫一棵樹，你得先把自己當作一棵樹，體認他們的生長與死亡，以及他們存在的價值。」他強調：「詩不是表達事物的觀念，而是事物的本身。」

在這種與天地同體，與萬物合一的觀念下，他寫了不少這類的詩，諸如「裸奔」、「巨石之變」、「不被承認的秩序」、「死亡的修辭學」、「大地之血」、「詩人的墓誌銘」等。譬如在「死亡的修辭學」中，他說：

我的頭殼炸裂在樹中

即結成石榴

在海中

即結成鹽

唯有血的方程式未變
在最紅的時候
灑落

用鮮紅的石榴，比擬作炸裂的腦殼，真叫人觸目驚心！

「詩人要具有謙卑感，才能進入事物的生命，與它合而為一。」停了一會兒，又說：「儘管如此，詩人畢竟要依賴他的詩句才能獲得他的力量與地位。」

——詩人的意義究竟是什麼？

——他來到這世上，為語言奮鬥，為了使他的思想與生命情采塑成形象而勞苦一生，到底目的何在？這種問題也曾令詩人勞神苦思。後來，他在「詩人的墓誌銘」中，提出了具體的看法：

主要乃在
你把歌唱
視為大地的詮釋
石頭因而赫然發聲

河川
沿你的脈管暢行
真實的事物在形式中隱伏
你用雕刀
說出萬物的位置

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五日，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，次日，洛夫寫了一首「獨飲十五行」的詩，發抒胸中之慨，悲涼沉痛——

令人醺醺然的
莫非就是那
壺中一滴一滴的長江黃河
近些日子
我總是背對著鏡子
獨飲者
胸中的二三事件
嘴裏嚼著魷魚乾
愈嚼愈想

唐詩中那隻焚著一把雪的
紅泥小火爐

一仰成秋

再仰冬已深了

乾

退瓶也只不過十三塊五毛

詩後記：此詩寫於我退出聯合國次日，詩成，沽酒一瓶，合淚而下。

洛夫說：「這首詩，從起興動筆到完成不到半小時，寫完後就扔在一邊，並不怎麼重視它。但在純文學雜誌最後一期刊出後，竟意外地得到幾位詩友的讚賞。」

余光中私下就曾對洛夫提過這首詩，說這首詩的好處在手法自然，由想像世界不落痕跡地突然跳入現實世界。

問起他詩中所謂的「胸中二三事件」為何？倚着乳黃色的沙發座背，洛夫先端起茶几上的大瓷杯，啜了一口茶。

「按眼前局勢看來，我國退出聯合國，不但未動

搖我們的信心於萬一，反而使民心更為堅定，但當時這一風暴突然來襲，確使全國同胞驚惶失措。尤其我國為聯合國發起國之一，一向遵守民主自由原則，不幸在只求政治利益而不顧國際道義的形勢下，被迫退出，實在令人痛心。這是詩中所謂的『胸中二三事件』之一。其次，這首詩是在病牀上寫的。六十年六月端午節，我騎摩托車出車禍，右腿骨折斷，在三軍總院住了一個多月後，打上石膏，被擱到家中休養，一直到十一月始拆石膏，逐漸恢復。在這半年形同囚犯的生活中，精神之萎靡，情緒之苦悶，當可想見。病人都是很敏感的，此次車禍，在死亡邊緣走了一趟，感慨很多，懷鄉情緒也特別濃厚，這也就是我『胸中二三事件』之二。當這些國家的與個人的遭遇和挫折縈迴腦際時，我經常失眠，有時半夜爬起來，飲酒寫詩，以排遣愁緒，……。」

褐色的松果端坐在臨窗的桌上，秋涼的晚風進進出出，夜反而顯得更靜了！

風鈴一直叮叮叮地響個不停，難得詩人的談興恁好，使四坪大的客廳充滿詩意。

民國六十一年九月，洛夫在「創世紀」三十期發表了一首很特殊的長詩。這首詩具有抒情、敘事、戲劇和諷刺的複雜性格，可以稱之為現代詩中第一首取材於歷史故事而以新的技巧處理的詩。張漢良曾譽為「中國詩壇二十年來難得一見之佳作」，並說「也許這是洛夫該走的方向」。

——寫這首詩的用意何在？

「我寫這首『長恨歌』的用意，有兩點。第一它象徵美好現實的幻滅，所以一開始我就引用了巴爾札克的話：『那薔薇，就像所有的薔薇，只開了一個早晨』，接着我就冷酷地指出楊貴妃『紅顏薄命』這一原始宿命觀念——

她是

楊氏家譜中

翻開第一頁便仰在那裏的

一片白肉

一株鏡子裏的薔薇

盛開在輕柔的拂拭中

所謂天生麗質

一粒

華清池中

等待雙手捧起的

泡沫

諷刺古代帝王愛情的虛偽。譬如說唐玄宗為了政治的理由，不惜犧牲心愛的楊貴妃，賜死於馬嵬坡，事後又假惺惺地說什麼『在天願為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』。對於大部份帝王而言，尤其是那些雄才大略的君主，宮幃中的女人都是他們的玩物，他們的愛情和婚姻生活，經常為政治所左右，刻薄一點說，他們只有政治慾和性慾，我不相信唐玄宗和楊玉環之間的愛情，真如白居易所寫的那麼純真美好。」說話的語氣有力，神態堅定，加上「揮」出來的手勢，不由人不點頭。

「寫這首詩的動機非常偶然。民國六十一年八月間，有一個清唱劇團在中山堂表演，節目之一就是由國樂伴奏的長恨歌，瘧弦擔任朗誦。當時我心血來潮，想到為什麼不可以把它改寫為現代詩？於是我立刻翻出白居易的長恨歌，很細心地重讀一遍，晚上連夜

動筆，第二天早晨六點鐘即完成了初稿。在細讀原作的時候，我已把這首詩的情節作了一番安排，所以寫得非常順利。」

洛夫進一步說明這首詩的表現手法，主要是反諷。他以現代人的生活情節溶入古人的生活中，以加強反諷效果。如第四節詩：

他開始在床上讀報，吃早點，看梳頭，批閱奏摺

蓋章

蓋章

蓋章

蓋章

從此

君王不早朝

這四個「蓋章」，用得很大膽，一則表現出皇帝迷戀愛妃而玩忽朝政的情形，一則也暗示做愛的行為。第五節的反諷則採取雙線發展，一方面寫唐玄宗與楊貴妃的「床第之戰」，一方面寫在戰場上實際進行的戰爭。

他是皇帝

而戰爭

是一灘

不論怎麼擦也擦不掉的

黏液

在錦被中

殺伐，在遠方

最後，我們談到洛夫繼「西貢詩鈔」後之力作——「漢城詩鈔」。這一組詩包括「雪祭韓龍雲」、「雪堂旅社初夜」、「晨遊秘苑」、「春川之旅」、「午夜削梨」、「雪地鞦韆」……等二十首。有個人的鄉愁，也含攝了人世宇宙中難以言訴的悲劇感。其中「雪祭韓龍雲」是洛夫自己較為滿意的一首。詩的後記，對這事的原委經過作了一番扼要說明：

「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，『中國現代詩人訪問團』應韓國筆會之邀訪問漢城。此次訪韓，祭悼韓國已故詩人韓龍雲亦為重要節目之一。二十六日上午，我等在許世旭兄引導下，冒着零下六度之苦寒向漢城北

山公墓出發。抵達山腰時，擡頭只見滿山荒塚累累，被皚皚的積雪圍繞着，不辨詩人的墓在何處。後據守墓人告知，韓龍雲之墓距此甚遠，且雪多路滑，車子無法行駛。於是大家決定就在原地望空遙祭一番，聊表心意。詩人本為萬物之化身，死後埋骨深山，每一樹枝，山石，花草，溪流，無不成為他軀體的一部份，何必非去他的墓前不可！」

洛夫說：「這首詩，曾經許世旭博士譯成韓文，於去年六月在漢城最權威的『月刊文學』雜誌九卷六期上發表，據說普受讀者激賞，在韓國掀起極大的迴響。」

去年八月，韓國元老詩人徐廷柱來訪，與洛夫聚晤時，稱讚這詩「有好的意象，感情也很真摯。像自己的同胞悼念自己國內的詩人一樣，讀起來沒有絲毫因民族不同而產生生之隔閡。」

「很多韓國人由於讀了這首詩，更加敬佩中國的詩人」，他引述徐廷柱的話說，過去有很多外國文藝團體到韓國訪問，但從來沒有一個想到要去悼念他們已故的詩人作家。

只有中國人有這樣大的懷抱。

「這不僅僅是禮貌問題，而是對一個國家文學、文化的尊重態度……。」詩人侃侃而談，精神很好，顯得很愉悅的樣子。

已經十點多了。這時，他的夫人陳瓊芳女士從裏間出來，端上一大盤豆沙月餅、一個剝好皮的柚子。

「吃一點。」一面招呼道。

原來，明天就是中秋節了。

離去時，我頂着清朗的圓月，突然想起洛夫那首「秋日偶興」——

總在雨後

總在鐘聲輕輕推開寺門的時候

澗水邊

一朵小花

在一瓣瓣剝自己的臉

「一瓣瓣剝自己的臉」，「一瓣瓣剝自己的臉」

……我一面走，一面細味着這句詩，若有所獲。心想，這不正是詩人裸現「真」的情景嗎！